

董月玲 著



《中国青年报》“冰点”专栏
资深女记者倾情讲述：
普通人最不普通的故事

他们从最卑微处奋起；
他们在最不幸中挺身；
人生最难时，不迷失、
不沉沦、不自弃……

他们活出了自己的精彩！
他们活出了自己的成功！

这是一本感动心灵的书；
这是一本获得力量的书；
这是一本点亮热情与梦想的书。

它告诉我们：
人，可以由改变态度而改变自己的命运！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因真实而感动
因感动而获得力量



活法



童月玲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GIP) 数据

活法 / 董月玲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3 ISBN 7-5006-4973-8

I. 活... II. 董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G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5017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84015594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80 × 1230 1/32 10 印张 180 千字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6001-16000 册

定价: 29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 84039659



梁子

“嘿，今年夏天，你如果在报上看到有个非洲酋长，娶了个中国老婆，那就是我了。”梁子临去非洲前跟人开玩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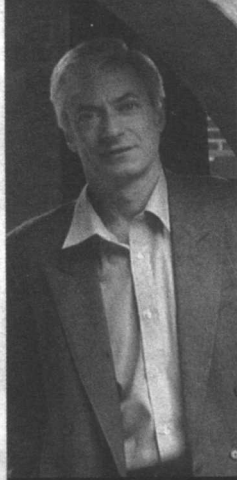
听说她要一人儿去非洲，还住到一个部落的酋长家里，认识不认识她的人都吃惊不小。本来，梁子的经历就够传奇的了。



贾樟柯

“韩国釜山电影节那个颁奖仪式太重了，当宣布大奖是谁谁谁，我上台，那台特别高，就像往城楼上走一样。我往台上走的时候，满天在放着焰火，那时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。”

“过后，我觉得我有了一点变化，有点觉得了不得或是说不清楚的东西，我想我该反省一下了。在中国这些拍电影的人身上，那种真正自由的、民主的精神有多少？很多人身上，倒是有一种优越感，因为他们是电影特权教育出来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这是很麻烦的。”



龙安志

真没想到，我印象里拥挤不堪的大杂院，多数中国人眼里的破房子，竟让个美国人收拾得这么精致典雅、古色古香。

院里有座假山，想不到这底下还有名堂，说原先是个防空洞，现在让这个美国人抬搬成了个酒吧。

等我从地洞里爬上时，见到了四合院的主人龙安志，他在中国待了将近20年。



李春霞和李强

这里有条旧机场跑道，李强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她能一手扶自行车，一手推着她妈的车子。星期天，娘儿俩买上条鱼或一块肉改善伙食。晚上，李强推她妈散步，公路两边全是麦地，月亮特亮。两人一路走一路唱：《自从跨进学校的门槛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朝霞里牧童吹响牧笛》，这些歌，都是李春霞教给李强的。

“经济上欠孩子的不算欠，精神上不能欠，我要让娃过得痛痛快快的。”



杨引丛

50多座土房子，盖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。从村口跑来一个拿锹的男人，是杨引丛的父亲，他已经铲好了进村的雪道。接着看见杨引丛，跟踉跄跄地往下走，让人担心他会随时从坡上栽下来。

我尽量不去看他手里的棍子和双腿。这个矮小而有残疾的男人，好不容易走到近前。他直视人的目光，不躲闪，不游移，并透出一股子劲儿。



细雨雨

7年前的那个春天，谢泽林进山打柴，走在一个山丫口，听见杉树林中有叫唤声，他跑进去一看，是一个赤条条的孩子。

开始他没捡，没计划的娃儿，抱回来要罚钱。他已经掉头走了，可那娃儿的哭声越发响亮。谢泽林听了心里不忍，用草包包，把娃儿抱回了家。

“要是冬天，这孩子就冻死了。”

细雨雨躲在门后看我们。她是个俊秀、害羞的小姑娘，头发、眼睛黑亮，皮肤白净。

目录

CONTENTS

1. 谁认识非洲的酋长 >>> 001
“我跳着脚，挥着手，中文加英文喊：告诉你，在中国，我丈夫，管不了我！我父母，管不了我！连我老板，也管不了我。在这里，酋长也不管我！你想管我？No，走开！”
2. 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 >>> 017
“如果那块石头，把他砸死了或砸成个傻子，这大歌王，不就无声无息地完了吗？那一千多首民歌，不也就没了？”
3. 电影不是造梦的 >>> 029
“突然一辆卡车开过来，一个从小很要好的朋友，在卡车上坐着，冲我笑。因为我刚到家，稀里糊涂的，等他走后，我问旁边人，才知道他因为抢劫，正被拉去枪毙。”
4. 一头扎进四合院 >>> 043
真没想到，我印象里拥挤不堪的大杂院，多数中国人眼里的破房子，竟让一个美国人收拾得这么精致典雅、古色古香。
5. 稀缺的本能 >>> 057
站在村口，年丰村的老老少少，用苗语唱起送别的歌。沈红边边走边回头，直到看不见人为止。
6. 一个挂职博士能走多远 >>> 073
“我临回来时，那边还有人说我3年来没学会‘稍息立正’。”“什么叫‘稍息立正’？”“就是官场里的规矩呗。”
7. 明年的今天你干什么 >>> 087
“在28岁时，我就找到自己乐意干一辈子的事，你知道吗，这不光让我觉得庆幸，而且是幸福，这比挣了一大笔钱还让我满足！”
8. 特殊回报 >>> 101
一天早起，场里的农工都不下地，全躺在场院上，不干活，也不吭气。半天她才闹明白：农工跟伙房的大师傅闹矛盾，因为菜里没肉，给她撻了。
9. 冯骥才哭老街 >>> 113
“我站在废墟上，真哭啊。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从没见过我这么哭过。真是太可惜了！”
10. 金钟响在大山里 >>> 129
站在城市的街头，他们举目无亲，走在汹涌的人流里，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。更不会有人想到，这些破衣烂衫的乡下人，行李里还捆着《金钟》。
11. 插队北京 >>> 143
“她们再也不是脸蛋通红，梳大辫子的陕北姑娘了。大门进不来，也知道上房了；不给人打工，自己起商了。现在又把记者招来，知道包装起自己了。”

12.

终结在第十七代 >>> 157

“我千想万想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次修袁祠，会让我搬出去，不让我再回去住，我们余家372年的守墓史突然中断了……”

13.

他的话就是钱 >>> 169

“没有钱，照样可以干事情，没有权，照样也能前呼后拥。”

14.

俺是妈妈 >>> 183

赶到北京饭店后门，一个婴孩包在一个红头巾里，搁在地上。
“天哪，我可从来没捡过孩子。”陈荣一下愣在那里。

15.

黄杉木店陋室铭 >>> 197

“现在谁辛辛苦苦赚钱，不是为了自己提高生活水平？而我上垃圾堆里拣东西吃，省出钱来捐给别人，是很反常。”

16.

不可思议的生命 >>> 209

朱彦夫不肯白吃白住，李存葆就说他：“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天天住将军楼，天天吃国宴，也不过分！”

17.

站在镜头前 >>> 225

远远地，细小雨沿着山路一个人走过来，她不知道摄制组的人正躲大石头后边。细小雨走过去了，他们又扛着机器一直跟了几十里山路。

18.

芦荻和她的孩子们 >>> 239

“苍苍”坐到树上，路人瞧见了，大呼小叫地喊：“猴子，猴子。”正上课的芦荻，听楼下吵吵闹闹的：“猴子打人了！”

19.

一条揪心的娃娃鱼 >>> 251

她最后一次往“渔政”打电话，讲到后头又气又急，忍不住哭喊起来：“如果我的娃娃死喽，你们得偿命！”

20.

好一对母女 >>> 263

有好心人劝：“这么荒凉，你们孤儿寡母，李强又是个女娃，出事情咋办？”李春霞道：“穷极了，不这么过，咋过？”

21.

只要你自己不放弃 >>> 275

来来往往的人，像影子似地在她身边动着。她看见的人脸，如同毕加索的画一样，少只眼睛，或是缺张嘴。

22.

播响人生这面鼓 >>> 289

他开着摩托车在林子里狂奔，一边奔跑，一边呼号：“英雄，徐力群！徐力群，英雄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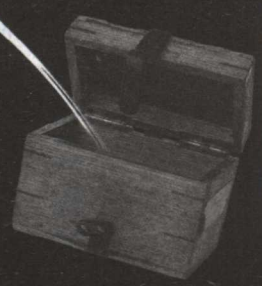
23.

因为我们一无所知 >>> 3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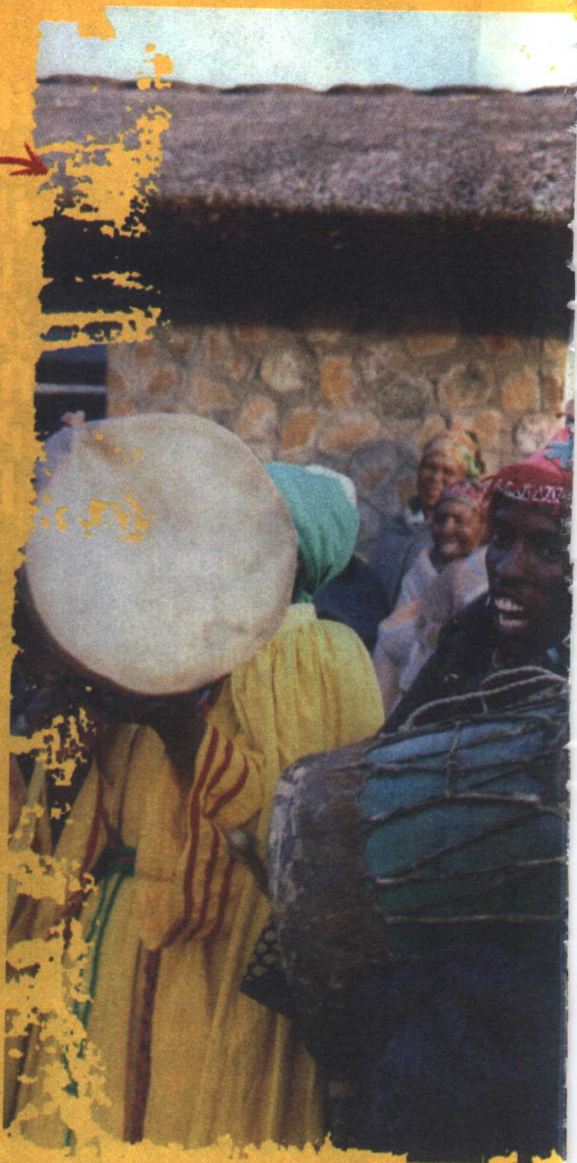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作为一个个体，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整个社会和时代，但我们的确可以改变自己！”

活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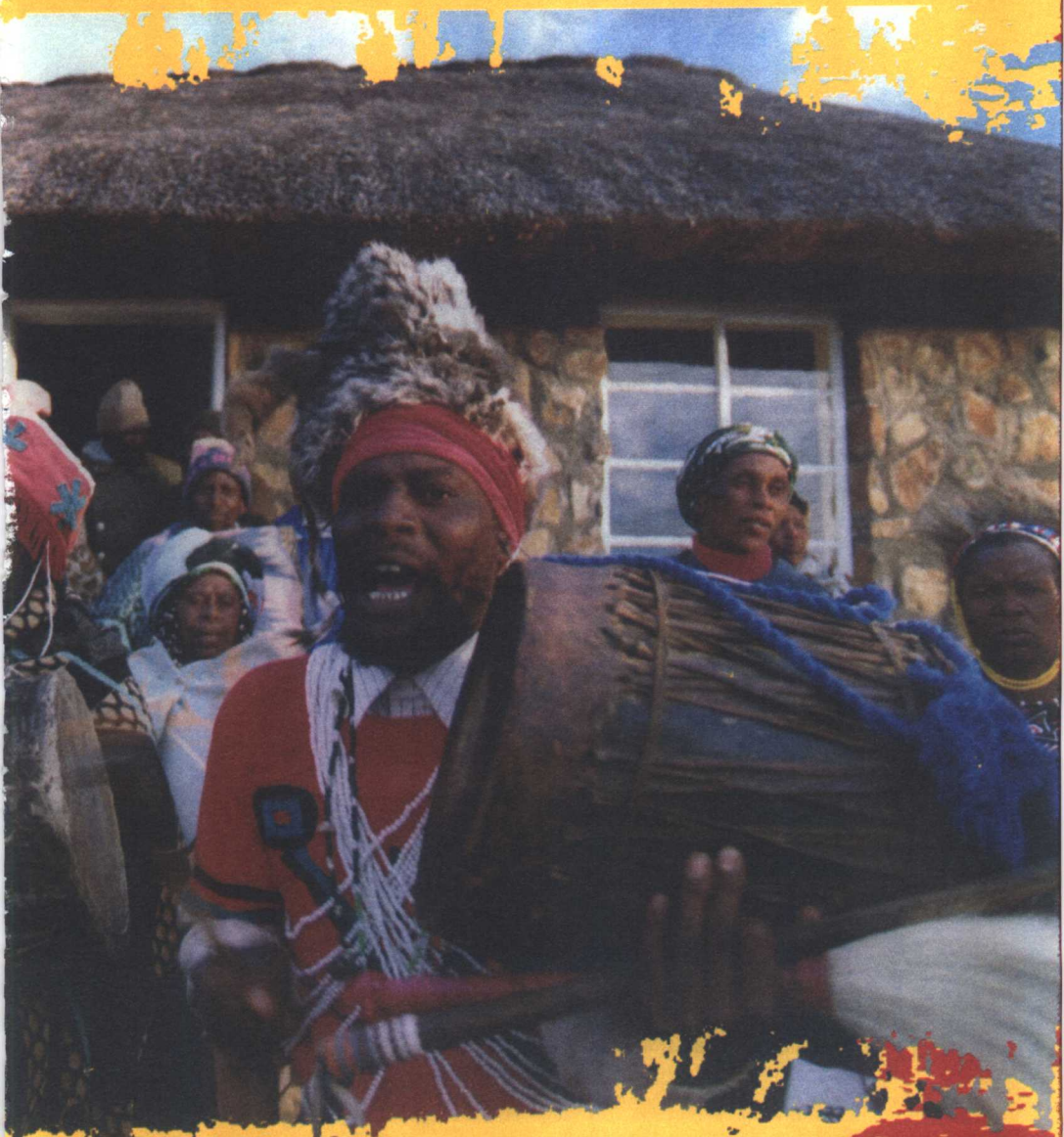
谁认识非洲的酋长



“我跳着脚，挥着手，中文加英文喊：告诉你，在中国，我丈夫，管不了我！我父母，管不了我！连我老板，也管不了我。在这里，酋长也不管我！你想管我？No，走开！”



每当村里发生一些喜庆的事情，人们都要身穿节日盛装，跳起巴索托舞。





→ 听说她要一人儿去非洲，还住到一个部落的酋长家里，认识不认识她的人都吃惊不小。本来梁子的经历就够传奇了。

→ 黑面孔融入黑夜里，近在咫尺也看不见人脸，只能看见萤火虫般闪烁的眼白和一张一合的白牙，三个亮点一组，替代了一张张面孔。白点悬在夜色里，在她四周晃动。

→ “酋长脸上基本没表情，但眼睛很贼。在他身上，有东方的东西，有西方的东西，又有非洲的东西，很难让人摸透。”

→ 她归纳了几点注意事项：一防抢劫。钱要藏好；二防强奸。一个女的，在这种性开放、艾滋病特多的地区，尤其危险；三防疾病。在这儿得任何病都没法治，万一需要输血，根本没办法；四防天灾。村里每年都有人被雷劈死……

“万一他们对我干什么，我就彻底交代了！”

“嘿，今年夏天，你如果在报上看到有个非洲酋长，娶了个中国老婆，那就是我了。”梁子临去非洲前跟人开玩笑。

听说她要一人儿去非洲，还住到一个部落的酋长家里，认识不认识她的人都吃惊不小。本来，梁子的经历就够传奇的了。

梁子要去的国家叫莱索托，在南部非洲。“都是从电视、电影里看到的非洲，特好奇，想什么时候能去一趟，非常非常想去是一年半以前。我这人有个特点，只要我想做的事，觉得可以做，马上就做。”

她开始四处打听谁认得非洲酋长，差不多有一年，还真让她找到一个，一个台商帮的忙，找到一个莱索托的酋长。“在非洲，酋长就是领导，找到领导，事儿就好办了。”

她对非洲的了解非常有限，想像中的非洲，很热，人什么都不穿，脸上画得横一道竖一道的。住山洞、林子或茅屋子里，拿着弓箭，围着火唱呵跳呵。那个部落什么样，酋长什么样，她完全不清楚。

在莱索托首都马塞卢机场，一个黑黑的中年妇女接的她，这人是酋长的老婆。

酋长叫马太里拉，56岁，胖，严肃，很少说话。他家在首都有一栋二层楼，有两辆车，一辆客货两用车，一辆“奔驰”，车号是0001。

在莱索托酋长分三种，其中一种是大酋长，全国共有22个，相当于国会议员，马太里拉就属于大酋长。他的爸爸曾是国王，他的哥哥后来继位，现在的国王是他的侄儿，他是正儿八经的“皇叔”。梁子要去的就是他在山里的部落。

到莱索托的第二天，梁子赶紧到中国大使馆报到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也好有人往家里捎信呵。使馆的人听说国内来了个女子，要只身一人前往一非洲部落住下，吃惊不小。待这么久，还头一回遇见这种事儿。使馆的一秘，马上就把手叫下来。

大使提醒说：在首都马塞卢，昨天，还有一个中国人的包在邮局被抢了。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被抢，在这儿待过一年以上的中国人，都有被抢被偷的经历。你语言不通，又去一个偏远的部落，行吗？

“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”梁子老实回答。

这就是“保镖”马丹给索，这个信息灵通的人，为梁子在村里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



“到底在哪个省哪个地方？”她说不清，又回去问酋长，再跑来告诉大使：在莱索托东北角的莫霍特隆省，村子叫塔巴姆。大使压根儿没听说过，但知道那儿是高山深处，是这个国家最贫穷、偏僻的地方。

梁子跟酋长上路了，坐的是酋长家客货两用车。7月的南部非洲，正值冬季。莱索托是非洲的高原之国。车子在山里转呵转，从天亮走到天黑。车窗外黑灯瞎火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走了十来个小时，突然车拐了个大弯，上坡，车速慢下来。模模糊糊地，梁子看见窗外有铁丝网，她心里一下毛了：到了？

“完了完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，这么黑，万一他们对我干什么，我就彻底交代了。”

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，神经紧绷绷的，不敢动，不敢下脚。

听见有人说话，来人了。黑面孔融入黑夜里，近在咫尺也看不见人脸，只能看见萤火虫般闪烁的眼白和一张一合的白牙，三个亮点一组，替代了一张张面孔。白点悬在夜色里，在她四周晃动，像是黑暗中飘浮的神秘幽灵。

酋长也不说话，一甩手也不知哪去了。没人搭理她，梁子暗想可能是没人发现我呢。谢天谢地，没有刀光剑影，也没有虎视眈眈的场面，就这么平静地走进非洲，走进这个黑人部落。

突然，一只有力的大手从背后紧紧抓住她的胳膊，拉着她就走，本来就悬着的心像要爆炸了，人一下失控，她“哇——”地大叫，尖锐的叫声撕扯着夜色。立马，抓她的手放开，四周一下静了，她的周围，又飘荡过来一些小白点儿。她太紧张了，那人是要给她带路。惊魂未定进了屋子，一晚上什么也没问、没说就睡下了。

本来，梁子打算在部落里住它个一年半载的，刚到就后悔得要命：“不行不行，明天就走。”她在黑暗中发誓：这次绝对是最后一次，我再也不一个人这样出来了！

“在天亮前，把管家震住、吓住！”

第二天早晨推门一看，嘿！一派高原的景致，一个山包连一个山包，视野很开阔。四周散落着一座座圆顶石头房子。阳光明媚，天高云淡，有狗叫声、鸟叫声、远处有人喊着说话声，非常宁静。“这儿还不错！”昨夜的恐惧被这大自然的美妙气息冲淡不少。她决定：就住几天吧。

塔巴姆村海拔3000米，有6个小村子组成，大约四百多户人家，近二千人，都是巴苏陀人。酋长说，塔巴姆的意思就是“高兴”。很快酋长就让梁子不高兴了。酋长说，你不能住在我的房子里，你跟女管家马丹给索一块儿住，住外头的小圆房子里。原因是他们家从来没住过外人，更

别说是外国人。

酋长在部落里有很大很好的房子，3间卧室，一间是他们两口子的，另两间是他子女儿的。房子周围没院子，围一圈石头盖的小圆顶房子，里边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特脏乱。

在马塞卢，梁子已跟酋长的老婆谈好了价钱：住他们家，一个月付500美元。在当地，一个月200美元就能租个豪宅。“我是花钱买安全，住酋长家安全才有保障。否则万一出什么事，拍照呵、写东西都免谈。”

不行，得找酋长谈谈。

怎么谈呢？黑人酋长肯定不像咱共产党干部，他才不会敬佩什么吃苦耐劳、清正廉洁、同甘共苦、事业心强的人。“所以，我不能流露出自己曾穷过、吃过苦。”头天晚上，她看到过酋长站在门口不敢下脚，天太黑。他肯定需要手电，忍痛割爱，梁子决定把自己的美国军用手电送上。

这一招儿灵了，酋长对这个手电很感兴趣。梁子教他怎么使，怎么调光，酋长比划着挺带劲儿。她趁机跟酋长说：我是大小姐出身，从来没住



手持木拉水 (molamo) 的放牧人



梁子 (中)

过这么破、这么脏，又没有电的房子，我要住到你家大房子里，我要工作。酋长最后同意了，把他儿子的床拖到过厅，让梁子住那儿。

刚去的头一



seeiso 学校的学生们

个礼拜，梁子就遇上一件棘手的事。

一天晚上，女管家马丹给索突然说酋长家丢钱了，50马洛蒂（相当55块人民币）。刚开始梁子没在意，后来想想不对呵：酋长家平时是空的，他一周或两周来一次，处理一下部落里的事，住一晚就走。丢了钱，这不是明摆的吗？50块钱，对当地人来说算是笔大钱，他们生个孩子，也就花50块钱。

“当时我判断有两种可能：一是钱真丢了；二是她看我出手挺大方，想讹我点儿钱。这事要在村里传开了，他们就是不打死我，我也没法儿在村里待了。在这儿，谁知道什么梁子不梁子呵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中国人，他们会说中国人偷了他们的钱，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誉问题。”

梁子的英语是半拉子，出国前现学的。管家能听懂点儿英语，但不会说，愣解释怕也说不清楚。从首都上山时，梁子用美元换了好几千当地的钱，打开钱包告诉管家：你看，我有的是钱，谁稀罕你那50块钱。可要让她知道你有多少钱，更麻烦，以后他们能天天缠着你要钱，怎么办？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：在天亮前，把管家震住、吓住。“以前在小说里看到过黑人有些怪，其实，很多人都有点儿欺软怕硬、欺穷爱富。”她开始

发作，大声叫嚷，把酋长吃饭的小桌子拍得“稀里哗啦”乱响……

管家马丹给索愣了，一下子没明白梁子嚷嚷什么，但看她的表情、架式，听她嘴里蹦出的英语单词，她很快明白了这个中国人是为那50块钱生气，而且非常生气。梁子英语说得不痛快，憋得难受。她左看右看，抓起自己带的一卷卫生纸，扯了又扯，揉了又揉，然后“啪——”摔到地上，用脚使劲儿地踩、踩。

“看看吧，你那50块钱，就像这卫生纸一样，根本不是钱。你知道吗，我的机票多少钱？一万马洛蒂，一万，我有的是钱！”管家目瞪口呆，嘴张得老大，眼睛本来就大，现在瞪得更大。尔后，她揣着双手，弓着背，小心地往后退、退。

第二天一早，管家马丹给索告诉梁子：50块钱找到了。

“在这里，酋长也不管我！ 你想管我？No，不行，走开！”

有一天，梁子外出照相，照完往山包下走。突然，脚边的一大块石头立起来，吓得她“嗷——”地一声，差点儿把相机扔了。管家马丹给索披着土色毯子，睡眼惺忪，蓬头垢面地站在惊魂未定的梁子跟前。

马丹给索五十来岁，人特胖，有5个孩子，她一直是酋长的管家，村里的事没有她不知道的，是个“包打听”。她的习性是：走哪儿吃哪儿，走哪儿睡哪儿，走哪儿拉哪儿。在塔巴姆，由她每天陪梁子。管家说酋长说了，梁子每走一步都要跟着，为了安全。梁子每月付给她200马洛蒂，告诉她：部落里发生什么事就来告诉我，好去照相。这下好了，不管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她都来叫。

“巴利萨，巴利萨！”管家又在窗外死命地喊。部落里的人起初叫梁子“中国人”，后来给她起了这个名，意思是“花儿”。梁子以为这回肯定发生什么大事，挺兴奋，抓起相机就跑。到邻村一看，是一队士兵正“嘿哟嘿哟”地跑步操练，这有什么好拍的？“不行，你已



当地的神医(右)正在为患者治病

经出来了，必须拍。”管家喘着气命令道。

“管家特尽尽职尽责，但脑袋瓜子不开窍，一根筋，有时候把我给气得哟——

“比如爬山，是为了看看山那边有什么可以拍的，但人不一定非要爬到山顶，可以从侧面顺着放牧的小道，到半山腰就可以看到山那边。但马丹给索非直直地爬到山顶。站在山顶上，哎呀她那个喊呵，非让我也爬上去。风又大，离得又远，我也得扯嗓子喊，告诉她我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没什么拍的，下来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！山顶，山顶！”管家仍站在山顶上。

“唉哟把我气得哟，怎这么不开窍。后来想想算了吧，她年岁挺大，不容易，爬吧。”

忍到后头，有一天梁子实在忍不住了。

9月的塔巴姆，净是大风天，一刮就是七八级的大风，能把房顶掀了。一出门满嘴都是沙子，根本没法拍照。有天，两人又出门，走了一半赶上刮风，飞沙走石，人睁不开眼，梁子对管家说回家吧。

“不行，必须去，因为你说过要去的。”管家不听。

“毛牙，托马是（风太大）。”梁子解释。

“嗯呀，嗯呀（不，不）。”管家摇头。

一股火直往梁子脑门上蹿，这么大风拍个屁呵，相机弄脏了不说，照出的效果也不好。

“那你，就不觉得受罪吗？”梁子问。

管家扯起披肩，把自己的脸和头包上。

那就再妥协一次，去就去吧。要是在国内，她肯定不去了。有年，梁子与老公等人到西藏珠峰拍片子，走到一河边，桥已被洪水冲垮。一个要过，一个要回，争来争去，俩人吵起来。火冒三丈的梁子，把两筒刚开的肉罐头和仅有的干粮全扔进河里，让司机开车走人，老公也无奈，众人也无奈，皆跟上她回了。

她跟管家往前走，走到山口，风大得让人站不住。梁子这回下狠心，一扭头走了。走老远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管家跟来了。走到跟前，马丹给索气呼呼地问：“我死劲儿叫你，你为什么不回头？”

梁子当即站在山包下，狠狠地出了一口气。“我跳着脚，挥着手，中文加英文喊：告诉你，在中国，我丈夫，管不了我！我父母，管不了我！连我老板，也管不了我。在这里，酋长也不管我！你想管我？No，不行，走开！”

两人快快地下了山。